

孟子趙岐註

題辭解 正史曰 業史記云 孟柯受業于思門人 道既通 所干者不合 退与万章之徒 存詩書述仲
夏之意 作孟子七篇 至嬴秦焚書 坑儒 孟子之徒 黨自是 其七篇書 号為 諸子故篇 籍得
不泯絕 漢興 高祖 未遑 庠序之事 孝惠 雖除 焚書之律 然而 公卿 皆武力 功臣 亦莫以 考意 及事
文皇帝 度於 崇 之 殆 天下 衆書 雜 之 稍出 由是 諸師 孟子 尊經 亦雜 以自 置博士 考時 乃有 刊 數
種 孟子 凡十一篇 矣 漢之後 益 仍於世 考之 注者 西京 趙岐 出焉 至于 李唐 又有 陸善經 出焉 自陸
善經 已降 其所 刊 說 雖小有 異 同 而 咸 歸宗 於 趙氏 清志 云 趙岐 注 孟子 十四卷 又有 鄭元 注
孟子 七卷 在 梁 服 又有 某 母 遠 孟子 九卷 唐 晉 藝文志 又云 孟子 注 凡 四家 有 三十五卷 至于 皇
朝 崇文 總目 孟子 存 趙岐 注 十四卷 唐 陸善經 注 孟子 七卷 凡 二家 二十一卷 今 校定 仍 批 趙岐 注
為 本 今 以 考 孟 題 辭 者 趙岐 撰 書 孟子 之所 作 所以 題 号 孟子 之 書 其 題 辭 者 孟子 而 作 故 曰
孟子 題 辭

孟子題辭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
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
書孟子之所作也故摠謂之孟字其篇目則
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
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
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

鄒孫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
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柏子孫既
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
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
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
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
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

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于時感衆者，非
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
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
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
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
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
倉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

虞雍熱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
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
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
章之徒難疑荅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
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
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

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
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
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
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
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太戈者也孔子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
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

孟子題辭 三
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
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
之館鐫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吞以俎豆梁惠主
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相黜欲害孔子孔
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菑孟子孟子曰
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

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
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
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孟子旣沒之後大
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
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
漢興除秦虐禁開筵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
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

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
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
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
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
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
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
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

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不祿有自來矣少蒙
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遽屯離
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勤
形瘁何勤如焉常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
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瞻我皓首
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
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

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辨之者既已
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縕奧難見宜
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焉
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十
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
以寤疑辨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
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孟子卷第一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正云竟辨之道仁
義考首故以梁惠
章句利目對以仁
及爲七篇之首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謚也王號
也時天下有七王皆潛號者也猶春秋之
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
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
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
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尊
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
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爲諸侯所師是
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
與公孫丑等爲一例也

後漢太常趙岐 邠卿註

孟子見梁惠王

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

王曰叟不

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曰辭也叟長老之稱

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至此亦將有可以

為寡人興利除害者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

義而已矣

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為利故曰何必以利為名乎亦惟有仁義

之道者可以為名以利為名則有不王曰何以利

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

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

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殺則國危亡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

為名也又言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

家

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夷羿之棧夏后是以千乘取萬

也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天子建國諸侯

立一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菜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甯晉六卿等是以

素親世家... 三年乙酉... 三十五年

其終亦皆穢其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千
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為家亦以避
萬乘稱國故稱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
君臣上下之辭

不多矣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矣不為不多矣苟為後

義而先利不奪不饜苟誠也誠令大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慕

奪君位不足自饜餽其欲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

而後其君者也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行義而忽後

其君者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復申此者

重嗟歎其禍○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為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輯穆天經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建篇立始也

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太池

沼與孟子遊觀顧視禽獸之衆多心以為娛樂夸訕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

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惟有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脩堯舜之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為樂也不賢之人亡

國破家雖有此當為人詩云經始靈臺經之所奪故不得以為樂也

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詩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經營

規度此臺衆民並來治作之不與期日自來成之也

經始勿亟庶民子

來

言文王不督使使之亟疾也衆民自來趣之君子來爲父使也

王在靈囿

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

鹿鹿特鹿也言文王在此

囿中麀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

王在

靈沼於牝魚躍

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

文

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

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麀鹿魚鼈

孟子爲王

誦此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由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欲其多

禽獸以養文王者也

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借俱也言

古之賢君與民共同其所樂故能樂之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

女皆亡

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也時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

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而誓之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

民欲與之

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孟子說詩書之義以

感喻王言民皆欲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鳥獸何能復獨樂之哉復申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章指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則忻戴其上太平化興無道之君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不得保守其所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王侯自稱孤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

焉耳者懇至之辭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

於河內河東凶亦然言凶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後為強國兼

得河內也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言鄰國之

君用心憂民無如已也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王自怪為政有此惠而民人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孟子對

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解王意填然鼓

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兵刃已交其負者棄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足以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

也。孟子曰：不足，以相笑也。是曰：王如知此，則無

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孟子曰：王如知此，不足

王雖有移民轉穀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

國同而獨望民之多，何異於以五十步笑百

步者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從此已下為

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數畝，不入洿池

要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食數畝，不入洿池

魚鼈不可勝食也。數畝，密網也。密細之網所

不得用魚不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

用也。時謂草木零落之時穀與魚鼈不可勝

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憾，恨也。民所用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王道先得民心，民心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

十者可以衣帛矣。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

五畝也。樹桑牆下，古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

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言孕字不失時也。百

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夫

一婦耕耨百畝百畝之田不可以徭役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冬

有差故揔言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庠序者教化之宮也殷曰序周日庠

謹脩教化申重教悌之義頒者班也頭半白曰頒班者負也壯者代老心各安之故曰班

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

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言百姓老稚溫飽禮義脩行積之可

物莫不重髮之人猶壽言黔首

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行此可以狗

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言

君但養犬彘使食人食而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也餓死者曰莩詩曰莩有檢莩零落

也道路之傍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用賑救之也人死則曰非我也

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

人死謂饑疫死者也王政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兵殺人而曰非

我也兵自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戒王無歸

正其一段宜古前段
合考一章輔以分
別之

罪於歲責已而改行則天下之民皆可致也

○章指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

用備足然後導之以禮義

責已於窮則斯民集矣

梁惠主曰寡人願

安承教孟子之意承受孟子對曰殺人

以挺與

又有以異乎挺杖曰無以異也

王曰挺刃殺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孟子欲以政喻王曰無以異也

王復曰刃政殺

入無以異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

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孟子言人君如此為

率禽獸以

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古者

虎狼之中能常食於禽獸是人所惡今人猶

尚惡視之牧民為政乃率禽獸食人安在其

為民父母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

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

時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夫惡其始

造故曰此人其無後嗣乎如之何其使此民

餓而死邪孟子陳此以教王愛民○章指言

偏

自至葬者來今考人

以考從衛指之勿疑

貽似人形而正中之

王者為政之道生民為首以政殺入人君之咎猶以白刃疾之甚也梁惠王曰

晉國天下莫強焉韓魏趙本晉六卿當此時叟之所知也

號三晉故惠王言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

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

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王念有

求策謀於孟子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言古

以百里之地以致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

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

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

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

此政可使國人作杖以撻敵國彼奪其民時

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

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

文彼謂齊秦楚也彼困其民願王往征之也滴彼失民心民不為用夫誰與共禦王之師

孔氏曰臨江人若文師
字維人惠王之志在
於報怨孟子之編
在於救民

左氏傳曰有威而
可畏謂之威有
儀而可象謂之
儀不似人君無可
象之儀也不見
所畏無可畏之
威也

為王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鄰國暴虐以
脩仁政則無

敵矣王請行之勿有疑也○章指言以百里
行仁天下歸之以政傷民民樂其亡以捷服

強仁與不仁者也孟子見梁襄王出語入曰望之不

似人君襄謚也魏之嗣王也望
之無儼然之威儀也就之而不見

所畏焉就與之言無人君操
束之威知其不足畏卒然問曰天下

惡乎定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問
天下安所定言誰能定之吾對曰定

于一孟子謂仁也孰能一之
政為一也孰能一之言孰能對曰不嗜

殺人者能一之嗜猶甘也言今諸侯有不
甘樂殺人者則能一之孰

能與之王言誰能與不
嗜殺人者乎對曰天下莫不與也

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
有行仁天下莫不與之王知夫苗乎七八

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以苗生
喻人歸

也周七八月夏五六月油然興雲之貌沛
然下雨以潤槁苗則浡然已盛孰能止之今

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

齊宣是齊威王之
子辟疆是也周
顯王二十七年
三齊戰卒子確
是是為齊宣王
在位十九年卒
田氏本陳公子
之後初以陳考
陸改姓田氏至
和始篡齊而有
之辟疆和
曾孫

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

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

望欲歸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

章指言定天下者仁政而已不貪殺人人人齊

則歸之是故文王視民如傷此之謂也

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宣王謚也

孟子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宣王問

孟子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宣王問

孟子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宣王問

孟子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宣王問

孟子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宣王問

孟子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宣王問

孟子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宣王問

孟子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宣王問

孟子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宣王問

孟子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宣王問

問曰可孟子以為如王之曰何由知吾可也

王問孟子何以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

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

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斲斲若無

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

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胡斲王左右近臣也

恐貌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鄰因以祭之

曰釁周禮大祝曰墮釁遊牲逆尸令鐘鼓天

正見牛之斲雖而不忍殺即所謂物遠之心仁之端也推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

府上春釁寶鐘及寶器孟子曰臣受胡斲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有之否曰有之

王曰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

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愛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於王道然

百姓皆謂王愛其財臣知王見牛王曰然誠

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

其斲斲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

亦誠有百姓所言者吾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費哉即見其牛哀之釁鐘又不可廢故

易之以羊耳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

小易天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

則牛羊何擇焉異怪也隱痛也孟子言無怪百姓之謂王愛財也見王以

小易天故也如痛其無罪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

姓之謂我愛也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為百姓所非乃責已之以小

易大故曰宜乎其罪我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

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

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孟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傷於仁是乃為仁之道也王時未見羊羊之為牲次於牛故用

之耳是以君子遠庖厨不欲見其生食其肉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

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

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詩小雅巧言之篇也王喜悅因

拙是詩以。嗟嘆孟子。子村度知已。心戚戚然。曰。心有動也。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王也。

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

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

王許之乎。復白也。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曰否。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斤也。

王曰。我。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

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

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

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孟子言王

恩及禽獸而不用力。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不為耳。非不能也。曰。不為者

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王問其狀。曰。挾太山

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

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

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孟子為王陳為與不為之形。若是王則不

折枝之類也。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聖見、役、故、不為耳。非不能也。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老猶敬也，幼猶愛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

彼而已。詩大雅思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妾從，以及兄弟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己心加於人耳。故推恩足以保四

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權銓衡也。可以稱輕重，度丈尺也。可以量長短。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為仁心。比於物尤當為之甚。抑王興甲兵，危

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抑王興甲兵，危

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抑王興甲兵，危

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抑王興甲兵，危

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抑王興甲兵，危

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抑王興甲兵，危

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抑王興甲兵，危

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抑王興甲兵，危

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抑王興甲兵，危

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抑王興甲兵，危

今且息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且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

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抑辭也孟子

亦如是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

欲也王言不然我不快是也將曰王之所大

欲可得聞與孟子雖心知王意而故問王笑

而不言王意天而不敢正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

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

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

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孟子復問此五

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也曰否吾不為是也王言我不

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

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莅臨也言王意

臨中國而安四夷者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

求魚也若順也順嚮者所為謂構兵諸侯之

可得如緣喬木而求生魚也王曰若是其其與王謂比之

為大 曰殆有其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

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

有災孟子言盡心戰鬪必有殘民破國之曰

可得聞與王欲知其害也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

為孰勝言鄒小楚天也曰楚人勝王曰楚人勝也曰然則小

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

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

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固辭也言小弱固不如強

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盍亦反其

本矣王欲服之之道盍當反王道之本耳今王發政施仁使天

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

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

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

其若是孰能禦之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王天下歸之誰能止之者王

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

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王言我惛愚惛亂不能進行此仁政

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嘗使少行之也曰無

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

因無恒心孟子為王陳其法也恒常也產生也恒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恒

心人常有所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

守其常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

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民誠無恒心放溢辟邪侈

於蘇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為乃就焉有仁人

在位罔民而可為也安有仁人為君罔陷其民是政何可為也是

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

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

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

化輕易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

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

此惟救死而恐不贍矣暇治禮義哉言今民困窮救

死恐凍餓而不給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何暇脩禮行義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

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

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孟子

所以重言此者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為齊梁之君各具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也

○章指言典籍攸載帝王道絕相文之事譎正相紛擾亂反正聖意弗珍故曰後世無傳

未聞仁不施入猶不成德鬻鐘易牲民不被澤王請嘗試欲踐其跡答以反本惟是為要

此蓋孟子不屈道之言也

孟子卷第一

孟子卷第二

梁惠王章句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孟子卷第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

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莊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無以對

而問曰王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

幾乎王誠能大好古之樂他日見於王曰王

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孟子問王王變乎色有是語不

林莊子林景者
是孟子身王之
臣故不致稱其
右

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

耳變乎色慍惠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

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

古之樂也甚大也謂大要與民曰可得聞與

王問古今同樂之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曰不若與人王曰獨

聽之樂也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孟子復問

王與少人共聽樂樂耶曰不若與衆王言不

人共聽臣請為王言樂孟子欲為王陳獨今

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

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

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

散鼓樂者樂以鼓為節也管籥籥或曰籥

也疾首頭痛也蹙頰愁貌言王擊鼓作樂發

賦徭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百姓愁

持禮因云笙長四尺
諸管參差亦如
鳥翼亦雅曰笙
謂之樂小者謂之
和郭璞云笙二
十三管為籥用
作通云弄作竹
籥以象鳳翼用
孔笙師教吹箏
後和云箏如笛
有三孔是也
音聲音与声者蓋
鍾鼓言声以其色
之學出故云声也
箏車馬言音以
其音之雜比故云
音也箏車馬亦
謂之音者蓋升
車則馬動則和
音鳴則和

應故也。聲言音
合而言之則音
者一也。別而言之
則早出音聲雜
此為音。詩云。噫
之音。是步之通論
也。

田獵
素魯隱五年
左氏三春蒐。夏苗
秋獮。冬狩。皆曰田獵。
陳講武。事也。秋
曰蒐。素擇取于子
者。苗為苗。除害
秋獮也。以殺為名。
頂秋氣也。狩。圍
也。冬物畢成。獲則
取之。無所擇也。

羽旄
素左氏魯襄
四年。漢書子假羽
旄於身。素左氏
羽人。羽旄於羽
羽。羽曰以新羽為
旄。王者游年之
所。素也。按周
於了。素也。教有金羽。折羽。直有羽。而無帛。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
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

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

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

羽旄之美。但飾羽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窮極而離散奔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

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

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百姓欲令王康強而鼓樂也。今無賦

斂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

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

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

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愍民之心。因田獵

而加撫恤之。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孟子言王

何故不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惡莊子之言。王好樂也。○章指

傳曰天子之園方百
里國四百里次國三
十里小國二十里未
主之國百里之國及
若以彌有七十里有
苑園是加之何其
差殊不知天子而
里之園是地封之
時制也七十里有
園乃天子作而西
伯之時有也周制
上公封四百里其
食者三之一一七
十里之園持止山
川不食之地皆被
有子庶者以謂其
地方千里而園居
九是百食之地
亦稱爲遊畝之
地耶是古知周
制之法也按邦
去詩譜云月之
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國始遷焉商王帝乙之初令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令其子武庚治南國江洪汝墳之諸
侯是天子繼父之業爲西於以邑也商之州長曰伯謂多雍州伯也子其曰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其主國之亦
爲功也王季而後纘纘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纘是紂七百有之國

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
其事則王道之階在於此矣故曰天時不如
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矣。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園方七十

里有諸王言聞文王苑園孟字對曰於傳有

之於傳文曰若是其大乎王怪曰民猶以爲

小也言文王之民曰寡人之園方四十里民

猶以爲大何也王以爲文王在岐豐之時雖

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園小之曰文王之園方

民以爲寡人園天何故也

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免者往焉與民同之

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

言文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臣始至於境問

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言王之政臣聞郊關之

內有園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效關齊四竟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

以爲天不亦宜乎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

民苦其天不亦宜乎○章指言
譏王廣囿專利嚴刑陷民也
齊宣王問曰

交鄰國有道乎問與鄰國孟子對曰有欲為

古聖賢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

文王事昆夷葛伯放而不祀湯先助之祀詩云昆夷允矣惟其喙矣謂文王

也是則聖人行仁政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

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獯鬻北狄疆者今勾奴也大王去邠

避獯鬻越王勾踐退於會稽身自官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用智是故以小事大而全其

國也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

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

天之威于時保之聖人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蓋也故保天下湯文是也

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大王勾踐是也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時

故能安其太平之道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

好勇王謂孟子之言太不合於其意答之云寡人有疾疾於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

也復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

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

疾視惡視也撫

劍腹目曰人安敢當我哉此一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敵者也

王請大之詩

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

吾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下文王

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匹夫之小勇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

衡与横同

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

越厥志

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為作君為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

皆在已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

一人衡行於天下

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

衡横也武王耻天下

順天道者故伐紂也

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

勇也

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民恐王之不好勇耳王何為
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章指言聖人樂天
賢者知時仁必有勇勇以討
亂而不為暴則百姓安之
齊宣王見孟子

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

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多有
此樂故問曰賢者亦能有此樂乎
孟子對

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

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有人不得

人有不得志者也不責已仁義不自脩而責上之不用已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

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
亦非在上不驕之義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

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言民之所樂君與之

同故民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助憂之故民亦能憂君之憂為之赴難也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孟子

子以是答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昔者齊景公問於晏

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

師地官小司徒五為
徑五伍為兩四兩為
卒五卒為旅五旅
為師且二千五百
人

巡狩者謂巡諸侯為
天子所守土也如歲二
月東巡狩五月南
巡狩八月西巡狩十
一月北巡狩是也
述職者謂述三之所
守職如春朝以圖
天下之事夏宗以陳
天下之謨秋觀以
比邦國之功冬遇
以懷諸侯之

統而言之遊古豫
皆巡行也列而言
之則遊者有所
終至於適地豫
者有所適而至於
樂也

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孟子言往

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轉附朝僕皆山名也

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

於琅邪琅邪齊東南境上邑也當何脩治晏

可以比先王之觀遊乎先王先聖之王也晏

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

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

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

歛而助不給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

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

春省耕問耜耜之不足夏諺曰吾王不遊吾

秋省歛助其力不給也

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

侯度晏子道夏禹之世民之諺語也言王者

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

吾王不遊我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

不豫我何以得見振贍助不足也王者一遊
一豫行息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為諸侯之法
度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
息喻喻胥讒民乃作慝今也者晏子言今時

收獲也如遂師巡其稼穡而務用其民以救賑事是也

夏之俗語也

行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不得飽食者
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者又賄賂側目
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之而作慝惡也
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

連荒亡為諸侯憂方猶放也放棄不用先王之命但為虐民之政恣意

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沈湎于酒熊蹯
不熟怒而殺人之類也流連荒亡皆驕君之

溢行也言王道虧諸侯行霸由當相匡正故為諸侯憂也從流下而忘反

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

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主無流連之樂荒

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言驕君放遊無所不為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

謂之流若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囿之類也連
者引也使入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為樂

故謂之連書曰罔水行舟舟朱慢遊無水而
行舟豈不引舟於水而上行乎此其類也從

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
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

也故謂之亡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
欲行也晏子之意不欲使景公空遊於琅邪

而無益於民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

興發補不足景公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脩戒備於國出舍於郊示憂民

困始興惠政發倉廩以振貧下不足者也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

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大師樂師也徵招角招其所作

樂章名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其詩

也言臣說君謂之好君何尤者無過也孟子

所以道晏子景公之事者欲以感喻宣王非

其矜夸雪宮而欲以若賢者○章指曰與天

下同憂者不為慢遊之樂不循四溢之行是

游田孔注不取樂於遊逸田獵者

毀諸已乎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

漢張氏地高在

人勸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孟子對

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

毀之矣言王能行王道者則可無毀之王曰王政可得聞與

王言王政當何施其法寧可得聞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

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

禁罪人不孥言往者文王為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脩井田八家耕八百

畝其百畝者以為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文王獲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

蝦蟇不能辨日
蝦蟇之其字從魚
魚之目不用
實力保也保其單神
也
他度也度无所依
孤顯之顧望无所
瞻見

子孫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縮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人不孥惡老而無妻曰鰥老而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

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

囚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

必先斯四者言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文王常恤鰥寡存孤獨也詩云

嗇矣富人哀此鰥獨詩小雅正月之篇嗇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

矣富人但憐愍此鰥獨羸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王曰善哉言乎此善

王政之言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孟子言王如善此王政則

何為不行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王言我有疾疾於好

貨故不能行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

乃稷糒糧于橐于橐思戢用光弓矢斯張于

文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裏

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

同之於王何有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稷盛乾食之糧於橐

襄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威斧揚鉞也又以武備之四方啓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若

此王若則之於王何有不可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言王

我有疾疾於好色不能行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

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

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詩

雅繇之篇也亶甫大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滸水淮也

滸西方水滸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大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言大王亦好色

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也普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無過時

之思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乎○章指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誘人以進於善也齊王好

貨好色孟子推以公劉大王孟子謂齊宣王所謂責難於君謂之恭者也

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孥於其友而之楚遊者

假此言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孥則如之何以爲喻

言無友道王曰棄之言當棄之曰士師不能當如之何

治士則如之何士師獄官吏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王曰巴之

已之者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境內之事王所

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也王顧左右而言

他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答此言也○章指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

乃安其身也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

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

是舊國也者非但見其有高大樹木也當有累世脩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為舊國

可法則也王無親臣矣今王無可親任之臣昔者所進今日

不知其亡也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為惡當誅亡王無以知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戈而舍之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

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

尊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察擇如使忽然不精

心意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左右皆曰

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

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謂選大臣防此周之譽核

鄉原之徒論曰衆好之必察焉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

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

不可焉然後去之

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實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

忠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

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

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省古者刑人

於市與衆棄之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行此三慎之聽乃可

以子畜百姓也○章指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稱曰舊國則四方瞻仰之

以為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

有之矣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於傳文有之矣

曰臣弑其君

可乎

王問臣何以得弑其君豈可行乎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

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

紂矣未聞弑其君也

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為匹

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殺其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章指言孟子云：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齊王，無戒于後也。孟子

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

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

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巨室大宮也。爾雅曰：

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更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此喻之也。夫人幼而學

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

何如？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正法，壯大而仕，欲施行其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

所學而從我之教命，此何如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

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

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二十

鑑彫琢治節玉也。詩云：彫琢其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湏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

國家而令從我，是為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者乎？○章指言任賢使能

不違其學，則功成而不墮。屈人之是從己之

非則人不成道玉不成器善惡之致可不察哉齊人伐燕勝之宣王

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

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

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

取廣天潛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日也書曰暮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

人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

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武王

伐紂而殷民喜悅籠厥玄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

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以三仁尚

在樂師未盡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

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

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燕人所以持簞食壺

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奔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

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時則可取之○章指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

悅則天意得然齊人伐燕取之諸侯

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

待之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孟子

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

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成湯脩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地方千里

何畏懼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

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

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

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

曰俟我右右來其蘇此二篇皆尚書逸篇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

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面者嚮也東鄉向

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狄之國也故

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

為後我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

俟待也右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單食壺漿

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

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輕濟也係累猶縛結也燕民所

以悅喜迎王師者謂濟救於水火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天下固畏

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

之兵也言天下諸侯素畏齊疆今復并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所危是動天

下之兵共謀齊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

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速疾也旄

老旄也倪弱小倪倪者也孟子勸王急出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徒其實重之器與燕民謀

置所欲立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猶可及其未發而止之也○章指言伐惡養善無貪

其富以大主小夫將何懼也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

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

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

何則可也閔闕聲也猶構兵而闕也長上軍率也鄒穆公忿其民不赴難而問

其罰當謂何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

乎溝壑世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

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

下也言往者遭凶年之阨民困如是有司諸

臣無告白於君有以振救之是上驕慢

以殘賊其下也會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

者也曾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夫民令而後

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

耳君無過責之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行仁恩憂民窮困則民化而親其上死其

長矣○章指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於

已害及其身如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聞於

齊楚事於齊乎事楚乎文公言我居齊楚之

也保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

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

民弗去則是可為也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

事者也不得已有一謀焉惟施德義以養民

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可為矣

○章指言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滕文公問曰齊

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齊人并得薛築其城以備

於滕故文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公恐也。

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

也。大王非好岐山之下擇而居之也。迫不得已困於強暴故避之。苟為善後

世子孫必有王者矣。誠能為善雖失其地後世乃可有王者若周家

也。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

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君子造業垂統貴令後世

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也。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為善以

遺後世也。○章指言君子之道正己任天強暴之來非已所招。謂窮則獨善其身者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

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問免難全孟子對曰昔

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

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

兔焉皮狐貉之裘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

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

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

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屬會

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邠人曰仁人也

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言樂隨大王如歸趨於市若將有得

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君請擇於斯二者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已身所能

專為至死不可去也欲令文公擇此二者惟所行也○章指言大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

業義也義權不並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

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

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平謚也嬖人公曰

將見孟子平公敬孟子有德不曰何哉君所

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

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匹夫一夫

也。職倉言君何為輕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為孟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

約後喪母奢。公曰諾。諾止不出樂正子入見曰君

奚為不見孟子也。樂正姓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為魯臣問公何為不便

見孟軻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

以不往見也。公言以正故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

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樂正

子曰君所謂踰者前者以士禮後者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曰否

謂棺槨衣衾之美也。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棺槨衣衾之美惡也

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曰此非薄父厚母冷母

喪踰父也喪父時為士喪母時為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貧富不同也樂正

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譬人有

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

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曰行或使之

止或尼之行止非入所能也吾之不過魯侯

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尼止也孟子之意以

為魯侯欲行天使之矣及其欲止天令變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所能為也如使吾見

魯侯與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也故曰吾之

不遭遇魯侯乃天所為也臧倉小人何能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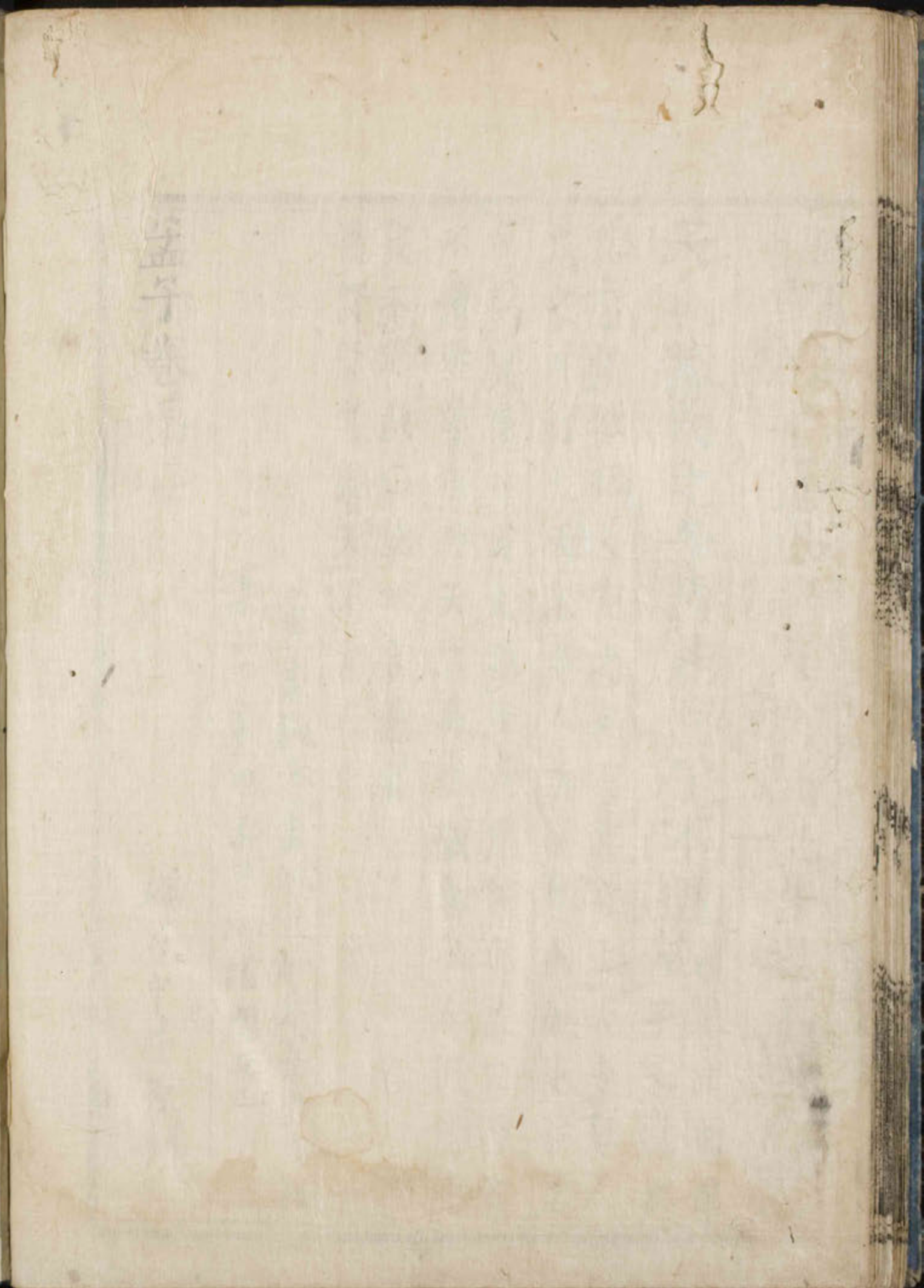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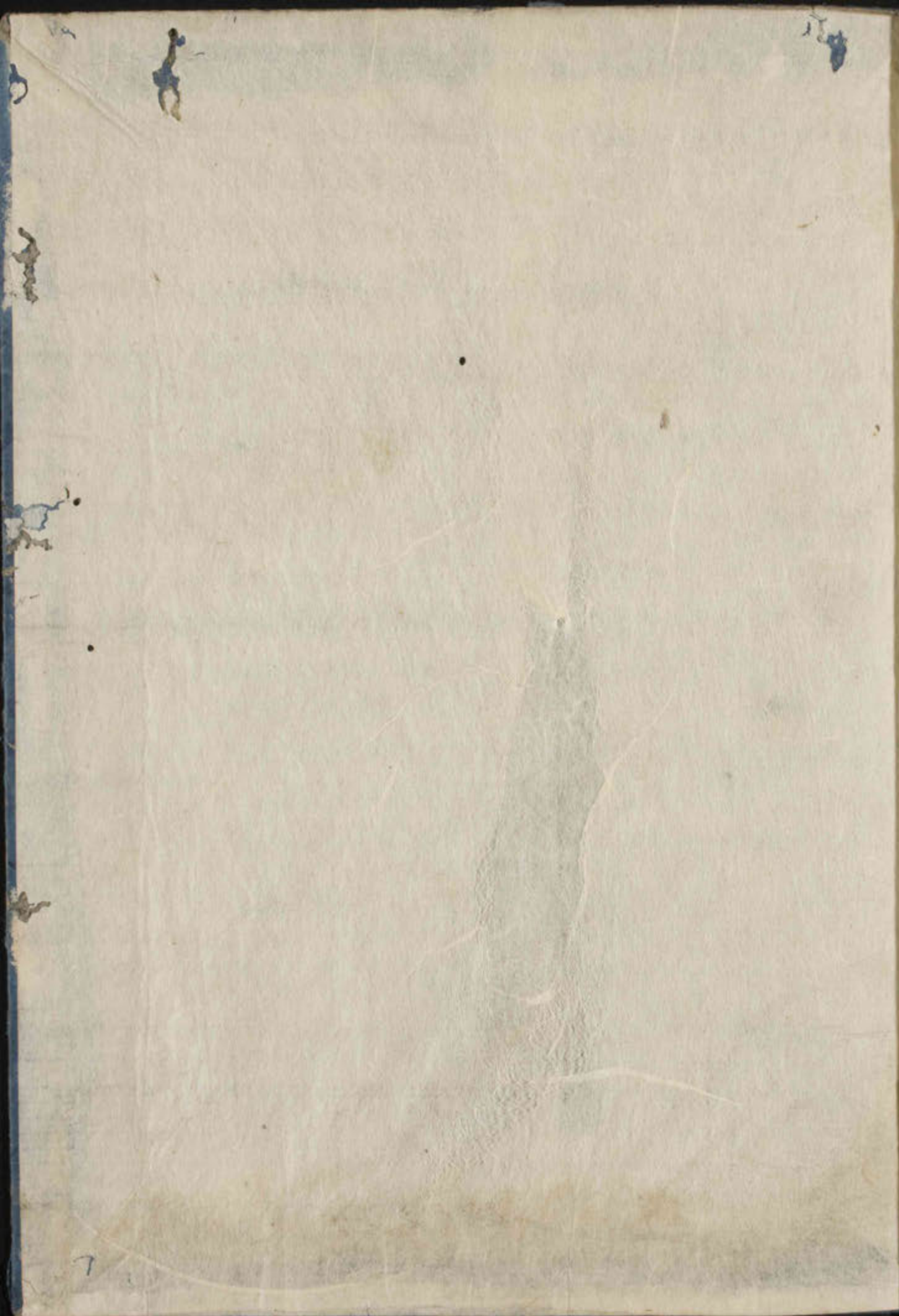
我不遇哉○章指言讒邪

構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

孟子卷第二

給事中清原判

以累家秘本書傳之加朱墨訛為後
粟於一之卷申家君御證明而已



110X
306
5